

思政情景剧风行我省大学校园

通过艺术实践完成深刻的精神洗礼

本报记者 高爽

核心提示

5月14日,在辽宁大学与本报共同举办的“我爱中国共产党”党史诵读活动中,由辽宁大学艺术学院和广播影视学院的学生演出的思政情景剧《现代花木兰》赢得了现场师生的热烈掌声。

思政情景剧是当下大中小学开展思政教育的创新形式。它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吗?如何确定主题?如何创新表现方式方法?这些都是思政情景剧创作者正在思考的问题。



辽宁大学原创话剧《致敬青春》剧照。



大连艺术学院原创音乐剧《信念·青春》剧照。

20分钟的短剧
为师生上了一堂
生动的思政课

能够容纳200多名观众的辽宁大学校部一楼多功能厅,3名身着演出服的演员、20分钟的演出,多功能厅的射灯并不是为专业的话剧舞台设计的,投出的追光还不能准确地打在演员身上,舞台的布景也只有投影仪打在幕布上的简单文字和图片……这就是思政情景剧《现代花木兰》的演出场景。

故事讲述的是小说和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主人公高山的生活原型——辽宁籍战斗英雄郭俊卿的故事。1945年,14岁的郭俊卿女扮男装参加了八路军,因为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并于1950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全国女战斗英雄”“现代花木兰”等荣誉称号。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辽宁大学将国家一级编剧刘家声创作的话剧《现代花木兰》改编成思政情景剧,既是学生的一次专业实践,也是在大中小学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一次重要实践。

短剧从原作中选取的片段极具戏剧张力:在一次战斗中,连长雷大林为了把截获的敌人作战计划迅速通知给兄弟连队,命令郭俊卿泅渡冰河到对岸送信。正值生理期的郭俊卿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却因此身体受创,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郭俊卿在前往卫生队治疗时,晕倒在雪地,出现了幻觉,与古代花木兰完成了精神上的对话。古代花木兰说:“面对男人咱们都是女人,面对战场咱们全是军人,咱们是姐妹。我们都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巾帼英雄。我们都是为了保家卫国,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挺住,因为一切都是值得。”现代花木兰说:“木兰姐姐,我一定会坚强地活下去,用我的双手、用我的双肩、用我的脊梁撑起一片天!”

虽然只是20分钟的演出,观众的反响却是异常强烈的,无论是坐在前排的教师还是后面的大学生观众,很多人流下了热泪。

郭俊卿的扮演者——辽宁大学艺术学院表演系2017级学生周淼说:“古代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流传了上千年,被人津津乐道,但是故事虽精彩,我却一直怀疑它的真实性,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在男人扎堆的军队里数年不暴露身份呢?通过这次排演,了解到郭俊卿的真实事迹之后,我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这样坚毅的女战士感到自豪,并深受鼓舞。”花木兰是一种精神,是中国女性勇敢坚强的象征。”

连长雷大林的扮演者是辽宁大学艺术学院表演系2019级学生杜易林,他的感受也代表了在场的众多男大学生。他说,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她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这些男儿学习,保家卫国、勇于担当是我们当代青年大学生都应该具有的宝贵品质。



辽宁大学思政情景剧《现代花木兰》演出现场。本报记者 黄瀚博 摄



辽宁大学原创话剧《致敬青春》剧照。

思政剧的演出形式就像当年的“活报剧”

演出结束,担任《现代花木兰》改编和导演的辽宁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范妮现场连线原作编剧刘家声。

刘家声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现代花木兰’郭俊卿的家乡,我代表朝阳人向参与这部戏创作的师生们表示衷心感谢,你们非常有创意,令我震撼。我写的本子是一个现代题材的话剧,你们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改变和升华,不仅使戏有了深度,而且拓展了它的演出渠道和演出空间。从这次的再创作中看到了你们的才华、超凡的艺术想象和艺术思维,我为你们点赞!”

刘家声所说的“拓展了演出渠道和演出空间”,正是《现代花木兰》从一部标准的话剧转变为一出思政情景剧的重要特色。

范妮说,与剧场里上演的话剧不同,思政剧没有商业目的,不需要在服装、化妆、道具、音效和宣传上进行大投入、大制作,当然,思政剧一般都是由大学生自己来排演,也不可能有什么经费的投入。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让思政剧短小精悍,有了更多可能的演出场景,它对演出场所几乎没有要求,可以在课堂上演,在小剧场里演,在露天广场上演,剧组可以带着这部剧在高校间巡演,还可以走进社区、企业,让更多的观众演出,“这种演出形式很像当年的‘活报剧’”。

活报剧,意为“活的报纸”,是一种用速写手法迅速反映时事的戏剧形式,最早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的俄国,并迅速产生了国际影响。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活报剧在中国流行,以在街头、广场上演的宣传抗日救国的简短剧目为主,

《放下你的鞭子》是当时最出名的活报剧,在抗战期间演遍中华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延安时期,革命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经典作品也是当时著名的活报剧或者称之为广场戏剧。这种演出形式打破了“第四堵墙”,观众由“静观”到“有意地参与戏剧演出,实现观演一体化,更有利于演员和观众交流。”

除了演出形式的灵活,内容上的现实针对性也是思政情景剧与活报剧的另一相似之处。范妮说,深刻的哲理和浪漫的诗情往往是需要通过艺术语言表现的,优秀的思政剧也一定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需要通过事件的铺垫、人物的塑造和细节的刻画来产生艺术感染力。但是,作为艺术作品的活报剧展现的是更宏大的社会风貌,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表现手法也相对隐晦,而思政剧则更要注



大连艺术学院原创音乐剧《信念·青春》剧照。

探索思政情景剧的多种表现形式

是一次相当成功的体验与实践。

作为专业艺术院校的大连艺术学院从2012年初开始先后推出了《和平颂》《丝路·青春》《追梦·青春》等多部原创大型剧目,并登上国家大剧院和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舞台。2020年创作的原创新音乐剧《梦想·青春》,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发生在校园里的真人、真事、实情,实景搬上舞台。今年又创作了党史学习教育题材音乐剧《信念·青春》,讲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视死如归的夏明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和改革开放时期忘我奉献的孙家栋三位英雄人物的故事。每一次演出,参演人员涉及20多个专业、近3000名师生,在创作、排练、演出的过程中,学生们既锻炼了才能,又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范妮指导大学生创作思政情景剧的实践是从2011年开始的,关注农村大学生就业前景,呼吁大学生投身建设家乡的话剧《山这边》,反映大学校园里“校园贷”猖獗,强化学生法治观念的舞剧《走向盛夏》,都在学生中产生了较好的反响。2019年,范妮带领学生创作的《致敬

青春》在沈阳一些大学巡演,还在网络上进行了云展演,受众达3.2万人次。2020年,辽宁大学艺术学院表演系师生又排演了3台毕业大戏,在辽宁大学“默然话剧节”上演出,邀请全校师生观看。这些剧跨越百年历史,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沈阳工人铸造国徽、大学生去新疆支教的故事,一直讲到今天的辽宁机器人、辽宁装备制造,同样受到了大学生的一致好评,现场氛围空前热烈。

无论是课堂上的情景剧,还是活报剧、广场戏剧,或者是能够登上更大规模舞台的大制作,思政情景剧能否真正产生教育作用,最关键的还是三个基本问题:话题是否是学生感兴趣的,学生愿不愿意演,观众愿不愿意看。“大学生群体是最可塑、最易被感染的,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来创作贴近他们思想实际的内容,就会令他们产生共鸣。每一次演出时,观众的反馈都令我们很受鼓舞,也坚定了我们要继续创作思政情景剧的信心。”范妮说。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辽宁大学、大连艺术学院供图)

一剧一评 YIJUYIPING

悬崖之上的
极限考验与生命抉择

——我看电影《悬崖之上》

张守志

电影《悬崖之上》依托强而有力的故事内核和紧张的叙事节奏,使谍战类型片又一次在大银幕绽放异彩。该片在精细的悬念铺设和情节架搭的基础上,融合了商业谍战片的流行叙事元素,将惊险追逐、敌我智斗、暗杀酷刑等电影场面,通过风格化的影像设计进行极致呈现。并且通过“暗号”“行动”“底牌”“迷局”“险棋”等7个叙事段落,清晰划分故事结构,不仅预示着情节进展,渲染了情绪氛围,而且有效牵引着观众的期待心理,聚焦人物命运的变化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虽以张宪臣、王郁、楚良、小兰展开“乌特拉”行动为开端,但故事却在敌特组织布下杀局之时转换了情节逻辑。当周乙亮出“底牌”,通知四人终止行动,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撤离时,故事情节便开始向反方向急转直下,由胜利完成“乌特拉”行动改为拼死逃脱敌人的罗网。足见“乌特拉”行动只是故事的楔子,杀局脱险的身心考验、绝境之中的生命抉择才是影片叙事的立足点。因此,透过片中接踵而来的困境考验以及情节演进过程中留有的诸多细节,影片在戏剧性情境中呈现人情性的拉锯和碰撞,完成了对于无名英雄人物群像的塑造,进而突出“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的壮烈题旨。

电影《悬崖之上》多维度、多面向地设置困境考验,将其与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纠葛有机融合,制造故事情境的危机感和紧张感,并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之中,予以丰富的情感内涵。伴随撤离行动的展开与敌我双方的明争暗斗,影片着力从亲情、友情、爱情等层面深化故事困境的戏剧张力和情感寓意,最终使人物的每一次绝境考验、每一个命运抉择无不显现信仰的力量和英雄的伟大。从四名特工的关系设置来看,夫妻、恋人的情感关系设定加深了故事的悲剧色彩,使影片一开场便在生离死别的氛围中,凸显此次行动的艰巨与艰难。张宪臣、王郁夫妇在分别时的相互承诺,楚良和小兰带有遗憾的告别,通过情节设计上的首尾呼应,最终成为影片令人慨叹的动情点,令观众为之感动。与此同时,潜伏者周乙与战友并肩作战,他们遭遇敌方的打击,共同面临紧张的命运拐点。他们在危急之下做出的抉择,同样感动了无数观众。在解救张宪臣的过程中,周乙亲眼看着他遭受酷刑,并且不得不面对牺牲张宪臣的选择。而周乙却只能满含热泪隐置于暗处,继续着潜伏任务,完成未竟之事业。同样,在搜捕楚良的过程中,周乙在情急之下,又一次被迫做出痛苦的选择。为了不让周乙暴露身份,明知撞针被做了手脚的楚良佯装向周乙开枪,致使周乙必须忍痛亲手射杀自己的战友。他们始终处于悬崖边缘,既要寻求一线生机,又必须随时舍生取义。而影片所聚焦的,正是艰难处境之中的人性试炼以及不屈服于严酷命运、锻造忠诚信仰的光辉历程。

沿着影片所架搭的富有张力的戏剧性困境,铺展开的是一组无名英雄群像。与同类型影视剧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相比,电影《悬崖之上》不再只聚焦一个人的孤勇,而是着力描绘一群人的前赴后继。影片情节逻辑的暗转,也正是为了制造退无可退的悲壮情境,进而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细腻饱满的人物性格,使英雄群像的呈现更为立体生动。首先,影片从人性本真出发,不回避人物身上的弱点,让英雄群像更为真实、鲜活。比如,张宪臣本可以逃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却因为寻子心切致使被捕。作为特工,张宪臣因失误酿成大错,等待他的是残忍的酷刑折磨。但作为父亲,没能好好守护妻子,让他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在两难的碰撞中,他还是以生命为代价选择了后者。而小兰在影片开始时对楚良的主动示好报以冷漠的态度,不承认那便是最后的诀别。得知楚良牺牲,小兰万般后悔,但已于事无补,只能在追悔中消化伤痛。其次,影片通过对细节的精心雕琢,增强情节线索的贯穿力度,强化人物行动的依据,为英雄群像的生成和影片主旨的抒发,提供坚实的支撑。比如,影片开场之时,四人分别装好药片,以备最后时刻严守忠诚。随着情节的推展,王郁觉察出敌人的圈套,她少量用药以致毒发入院,为的是等待时机撤离。而中枪倒地的楚良,毅然决然吞下药片,致使敌方的计划落空。在影片的最后,周乙把小兰的药片握在自己的手中,亦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好好活下去的希望留给小兰。因此,当周乙对小兰说出,这些前赴后继的英雄无不是抱着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的信念在战斗这句点题的主旨句,既为全片画上句点,又是对使命与信仰的生动诠释。

由此看来,电影《悬崖之上》是由一粒故事种子生发出叙事脉络,不断延伸攀成一个困境囚笼,向执行“乌特拉”行动的特工们施加命运的压迫。在“险棋”之后是“生死”的考验,穿过困境,跨越苦难,坚守信仰,便拥有了继续“前行”的勇气与力量。影片对叙事段落的命名,看似简单,却寓意深远,不仅勾勒出故事情节的发展轨迹,还暗合着片中无名英雄的生命历程。正如影片的英文直译名“悬崖步行者们”,虽然指向一个险峻的情境,但是奋力前行的人们,始终以心中不灭的信仰为旗帜,向着光明和胜利进发。

(作者系辽宁大学艺术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主任)



电影《悬崖之上》海报。